

命中
注定
02
命

爱不释手

(网络原名:《三梳》)

七宝酥 / 著

Aiba
Shi shou

言情作者【七宝酥】
书写复杂娱乐圈的一往情深

化妆师姜宛从未想过
影帝傅廷川有一天会对她说:

“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
我只想你。”



百花洲文库·武侠社

新锐原创文学作品

咪咕阅读

爱不释手

(网络原名:《三梳》)

七宝酥 / 著

*Ai bu
She shou*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不释手 / 七宝酥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
2017.7

ISBN 978-7-5500-2287-4

I. ①爱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0437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E-mail bhzwy0791@163.com

书 名 爱不释手

作 者 七宝酥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出 品 人 刘运东

责 编 王俊琴 李梦琦

特 约 编辑 廖晓霞

封 面 设计 刘 艳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307千字
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4.80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287-4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226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
录

C
o
n
t
e
n
t
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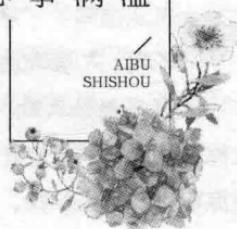
Chapter 01 心事满溢	001/	Chapter 05 悄悄关注	081/
Chapter 02 不奢回应	023/	Chapter 06 我只想你	101/
Chapter 03 远程逗猫	044/	Chapter 07 恋爱谜题	120/
Chapter 04 是爱情啊	064/	Chapter 08 爱不释手	138/

Chapter 09	
此刻足矣	156/
Chapter 10	
在所不辞	172/
Chapter 11	
香甜气息	191/
Chapter 12	
情到浓时	208/
Chapter 13	
一醉方休	225/

Chapter 14	
伴你余生	243/
Chapter 15	
此生无悔	263/
Chapter 16	
不离不弃	283/
番 外	
要像我一 样爱你	308/

Chapter 01
心事满溢

AIBU
SHISHOU



姜宛有一双好看的手，和她的名字一样，小巧、细长，肌肤白润。

哪怕摊平十指，关节也不像一般人那样暗沉下去，反倒透着嫩嫩的粉色。

她不爱美甲，指甲盖就是天然的样子，但也跟涂了护甲油似的，莹如珠石。太阳下面一晒，通透度堪比美玉。

此刻，这双手正在有条不紊地分工合作，一只稳稳端着彩妆盘，另一只紧握毛刷，在别人的腮帮子上来回扫。

手的主人背对妆镜站着，纤瘦的身体正随着手势小幅度摆动。

在她身边，有个面朝镜子，脸蛋明艳的姑娘。

她上身微微前倾，确保自己的五官避开阴暗，全部停在镜灯的打光范围里。

在光线差的地方上妆，一不小心就会浮夸。

这样也是在配合化妆师的工作。

漂亮的女孩儿瞄着姜宛的手，继而垂眼瞥着自己的，不禁问：“姜姐，你这手真是赏心悦目啊，平时都用什么护手霜？”

“嗯？”姜宛刷完女孩儿的左半边脸颊，才搁下妆盘，看了看自己那五根空虚的手指头，“百雀羚啊，秋冬用，夏天就油腻了。”

她回话的时候顺道打量了下女孩儿的手。

很小，手指头有点儿粗，可爱的样子倒是很符合女孩儿的年纪。

“就这个？”

“对啊，擦手上的东西，没必要那么高档。”

女孩儿撇嘴：“手膜也不用？”

“不用。”姜宛去够桌边的阴影盘。

“真是暴殄天物。”女孩儿白她一眼，呼出一口气，“嗨……我要是有你这样的手，肯定狂做美甲一个星期都不带重样的，每天睡觉前用莱珀妮或海蓝之谜精心涂抹，发微博的每张自拍都要带上手才高兴。”她来回晃动自己的手，一副断了手腕的脱力模样，“我的手都丑死了，真想把它们砍掉重长。”

“一点儿也不丑啊。”姜宛答着，头也没回，便精准地从刷包里抽出一根细小的毛刷，取浅棕粉，在女孩儿眼窝和山根的交界处细细涂抹，“只能说，上帝把大部分时间和心思都花在捏你的五官身材上了，手就没那么重视。你看你的鼻子，长得特别秀挺，基本都不用我花精力去打阴影。”

“嘻嘻，你可真会说话。”女孩儿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露出烂漫的笑容。

女孩儿的名字叫童静年，是个刚出道的小女星。托一则公益广告的福，这段时间声名鹊起。广告里，她扮演一名志愿前往山区支教的女大学生，素面朝天，眉眼若画。

山路迢迢，有时下课后送学生回家，免不了要跋山涉水，披星戴月。

回来路上，下起了沥沥小雨，脚底下湿滑，年轻的女教师不小心跌了个跟头，溅得满身泥泞，狼狈不堪。

她疼得眼眶微红，但还是顽强地扶着腿爬起来，站定后，她回望半山腰，那里有闪动着橘色光晕的小屋，是学生的家。

女孩儿不禁轻扬嘴角，抬手抹去泪珠，泥巴粘上脸颊，也浑然不觉。

也就是这个特写镜头，被刻意放大的青稚面孔，如同滴上晨露的白山茶，美得叫人怦然心动，因而征服了许多观众。

其实生活中的童静年本人刚满二十岁，还未从北影毕业。

这个广告让她一夜成名，人气剧增，接下来的产品代言、影视邀约纷至沓来，算是一炮而红。

童静年的年纪虽然不大，却有个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数十载的王牌经纪人，宋老师。

他挑剧本和代言的眼光非常精准独到。整整花去一个月的时间，宋老师才为童静年筛选出一个最适合她的古装角色：少女时期的太平公主。

这部大型古装剧的名字叫《太平》。两个字，简单粗暴。一看就知道剧情是在讲述太平公主的一生。

童静年接下来的试镜也非常成功。

少女身穿日常便装，没有拂地香衫、翩飞衣袂的加持，却也表现得古典优雅，将主角的风姿发挥到极致，仿佛真是一位翩然而至的皇室贵女。

而且她样貌清丽自然，台词功底又相当扎实。

导演当即拍板，少女太平非她莫属。

姜宛就是《太平》剧组的梳化师，她跟组磨炼过几年，外加天赋超群，化妆技术也称得上炉火纯青。

不过，她还不是剧组的首席。有位更厉害的梳化师还压她一头，这就是她的师父。男女主人公的妆容和发型，一般都由这位师父全权负责。

姜宛目前只能算他的一助。

师父这半个月去国外进修，就剩姜宛和几个打下手的新手，大部分的活儿落在了资历最深的姜宛头上。比如这两天，她就要给第一批进剧组的年轻演员化妆。

童静年就是当中年纪最小的那个。

姜宛往她额心打高光的时候，一个剧务小跑到化妆间门口，往里面探头探脑地问：“年轻太平化好了吗？过会儿男主角要来了！摄影说今天就拍他俩的定妆，赶快点儿！”

姜宛撇开手应道：“马上就好，我再给她盘个双环垂髻就结束了，用不了几分钟。过会儿我送她到更衣间，你抓紧让服装师过去。”

“好，我能喝口水吗？”剧务扫了眼地面。

那里摆着一整箱矿泉水，只被人取走了两三瓶。

姜宛刚要答当然可以，童静年已经俏皮地抢过话头：“谁的口水？”

姜宛忍俊不禁。

剧务面露苦色：“童小姐唉，你可别打趣我了。”

“哈哈！”女孩儿闻言，粲然一笑。

大概是有人提到喝水，童静年也跟着发觉自己渴了。她端起旁边的水杯，就着吸管，轻轻抿上一口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瞪大杏仁眼：“你刚才说男主角，谁啊？”

她唇心一点儿口红遗落在吸管上，像完整的樱花不小心被碰掉一瓣。

从事化妆职业的人都有些强迫症，姜宛忙拿起唇刷替她补匀。

“你们还不知道啊？”剧务蹲那儿拧瓶盖。

由于一直不确定对方态度，男主薛绍的扮演者，始终对外界保密。

导演也神秘兮兮的，没对剧组里任何人说。有人问起来，就摆出一副故弄玄虚的态度，笑眯眯的：到时你们就知道了。

“对啊，小哥哥，你还不快说。”童静年娇嗔，语气宛若浓稠的蜂蜜，滴在人耳膜上。

同是女人的姜宛都听得头皮发麻。

剧务自然更加挡不住，他不再卖关子：“当然是傅廷川呀。”

听到这个名字，姜宛愣住，手上的动作也不由得停下。她胸口一窒，心跳仿佛被隐形的手捞走一拍。随即心房似小鹿乱撞，轰鸣若雷。

“呀……居然是他啊……”童静年拧弯两条秀气的眉毛，没料到对方竟是这样的老戏骨，年轻的新人陡感压力山大，“之前不是传他不演的吗？”

“媒体的话能信？群众的呼声才是收视率的保证。就算傅大帅哥之前真不打算演，最后能抵得住我们佟导那三寸不烂之舌吗？”剧务朝门口走去，“我先走了，傅老师顶多半个小时就到，小姜你准备准备，琢磨下什么风格适合他。”

“嗯。”姜宛强稳住心绪，捋下童静年的发绳。

女孩儿的一头长发立刻淌得满手都是，乌亮柔软，像恣意倾洒的墨流。

剧务说得没错，粉丝支持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剧组选角的最终结果。

全权负责古装大戏《太平》的剧作中心，隶属当今最大的影视集团华启传媒名下，所以不论是主角，还是配角，饰演者的人气自然不能差。

当然，也不会差。

从总导演在微博宣布要拍剧选角开始，就有几万的迷妹痴汉粉丝在评论里疯狂推崇自己喜爱的明星。

顺便造势刷话题，非常热闹。

其中呼声最高的男星，就是傅廷川。

等候男主角的空暇里，姜宛交代助手几句，就去了趟卫生间。

化妆师经常不得不憋尿，尤其遇上那种特需要耗费心神和时间的妆发，常常三四个小时都钉在原地。偶尔会有演员化完后才大呼小叫不满意，只好卸掉重来。

遇上这种明星，真心苦不堪言。

拍戏本身就是个赶时间的事儿，分秒必争，中途哪能让你随便离场。

所以在日常工作中，姜宛只能尽量减少喝水的频率，找准演员交替的空隙去解决内急。

从卫生间出来，姜宛捶打着肩膀，走向洗手台。水龙头是感应的，她随便挥了下手，就接到一杯清流。

接着挤洗手液，她压出来不少，上妆的关系，难免会有些颜色蹭在手指和掌心上。拍摄时间长，要避免演员脸上过早化妆，所以用来上镜的彩妆总是很拿皮肤，卸起来必定不会轻松。

姜宛垂着眼，仔细搓揉着手上每一处污垢。不一会儿，两只手便沾满泡沫。浮沫的颜色不是干净的白，泛着灰。眼见脏斑去得差不多了，姜宛又用原先的方式挥挥手。

水龙头却没有流出水来。再晃，挨近了，离远了，都不行。

真是奇了，姜宛转到另一个水池。

她和水龙头作着斗争，没留意到，左边的男士卫生间门口，有个颀长的身影，正往这边徐步走来。

一只手不行，姜宛换两只手，放在水龙头下方，专注地来回扇动。她觉得自己像是患上了严重的帕金森症。

难道是泡沫太多的关系？红外线感应不到？

这时，一只股掌分明的手，从她手面上方一带而过，悬空过去的，速度又很快，好似一缕清风。

小型瀑布紧跟其后，浇了姜宛满手。

“冲吧。”男人的声音清朗悦耳。

说完，他就走到她身边的水池。

姜宛忙点头道谢，匆匆冲刷着自己的两只手。

她甩掉手上的水珠，侧目去看这位化解尴尬的热心人士。

男人已经洗完手，正往挂壁抽纸盒处走，只给姜宛一个偏六十度的侧容。

血液骤停，又马上奔流到心脏和大脑，姜宛怔在原处，盯着他。

男人身后是外面的天空，以及庭院。

他逆光行走，轮廓模糊，恍若一匹蹬着河水的骏马。

姜宛耳畔炸开无数声响。

仿佛刹那间，满庭的草木，都开出了花朵。

原来男神也会上厕所。这是姜宛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。

傅廷川本人真的好帅！

这是第二个念头，所有的血管和毛孔都在无声尖叫着。

姜宛很努力地冷静下来，为下一步动作做打算：是这会儿就和男神打个招呼，做自我介绍？还是等回头去化妆间再结识？

现在不讲的话，等会儿他在化妆间看到她，会不会心想，这女的，刚刚在卫生间遇到，还装不认识的样子？啧，真没礼貌。

所以还是喊他一下吧。那么，该怎么称呼他？傅先生？傅老师？

好累。

姜宛的心里百转千回。

也就在这个思考的间隙，她没想到对方会先向她伸出橄榄枝。

傅廷川在纸巾盒前慢条斯理擦手，余光见后面的姑娘一动不动，一直怯怯地站那儿，有些奇怪。他抽出一张新的，回头递给姜宛。

他问她：“怎么，怕我？”

姜宛的脸一烫：“不，没有，我就想等你先用好。”

毕竟傅廷川人高马大，她干吗非得挤到那个小纸盒前面去呢。

“还是我挡着你了？”傅廷川像有读心术一般，让开一段地方。

姜宛赶紧解释：“没，我也不是非要用纸巾，旁边还有烘手机。”

说完话，她就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烘手机前边。站定后，她才发现自己都忘了去接傅廷川手里的纸巾。

傅廷川倒没在意这个，只是收回手，笑问：“那你一直杵那儿干吗？”

真是羞愧啊……姜宛一时半会儿想不出别的答案，心一横，清了下喉咙：“傅先生，其实我也在这个剧组工作，是你的粉丝，我站后面就是想等你擦好后，和你要个签名。”

傅廷川了然：“哦……笔呢，我给你签。”

“没……笔。”姜宛这才意识到自己毫无准备。

“我身上也没有。”傅廷川看她，“怎么办？”

怎么办？姜宛停顿片刻，头脑中灵光乍现，一只手摸到衣兜里。

万幸，那东西带在了身上。

姜宛顺势解围：“不过我带了眉笔，用这个签，可以吗？”

“眉笔？”他思忖两秒，扬眉，“画眉毛那个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姜宛松一口气，取出那根资生堂六角眉笔，递给傅廷川。

“签哪儿？”男人看了眼手里这个小铅笔头一样的东西，拧开笔套。

“手机后面可以吗？我套的白色磨砂壳。”她的反应能力达到了巅峰，所有的问题在一瞬间迎刃而解。

傅廷川接过姜宛的手机，翻过去。

还真是纯白的磨砂壳，后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

他手指修长，手掌宽厚，捏着这根小小的眉笔肯定有些不得劲。

但还是龙飞凤舞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姜宛接回手机。

傅廷川。

三个字，白底黑迹，特有诚意，和她以前在网上看过的签名一模一样。

行云流水，收放自如。

她不敢把手机放回兜里，生怕布料会蹭掉签名。顺便思考着回去后要

不要用什么透明的涂料盖一层，防止掉色。毕竟从今往后，这个手机壳就不再是手机壳了，是传家宝。

“你的字真好看。”姜宛由衷地夸赞。她现在好开心，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，都氤氲着满足和温馨。

“签多了都会好看的。”男人把笔还给姜宛。

她边接笔边说：“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，只能将就用这个签了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”男人反倒替她解围，“能想到这个方法很……”

手机响了，他话没讲完就被打断了。

但姜宛大概能猜到，他应该是在夸自己。

“好，嗯，耽误了点时间，没，不用接，又不是三岁小孩子，上个厕所还要人接，你干脆来给我端尿吧。嗯，我自己去。”

男神随意讲着电话，她也竖起耳朵凝神静听。

真没想到，傅廷川不光亲民，还这么有幽默感。

姜宛的嘴角不断在上升，快乐像是飞鸟一样，扑腾着翅膀，拼命要挤出胸腔。直到对方挂断，姜宛才匆忙正色。

傅廷川垂眼看跟前这姑娘，问：“你是剧组的，对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知道化妆室在哪儿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姜宛恐怕是方圆几百里最熟悉那儿的人了，她觉得是时候，也有必要向男神介绍下自己了，“傅先生，我就是你的化妆师。”

十分钟后，傅廷川坐在妆镜前，三四个人围着他。

戴发套的戴发套，提假发的提假发，还有替姜宛打下手的。

都是女孩子，傅廷川的人气又摆在那儿，她们全部都兴奋死了，打了鸡血似的，叽叽喳喳个不停。

姜宛是主力，她端着一个调色板，在调遮瑕，主要目的是为了盖黑眼圈。

傅廷川注视着姜宛手上的动作。女人的手很美，而且全部动作都在手上。

所以，每个由她化过妆的明星，基本都会有意无意关注一下她的手。

大神也不能免俗。

傅廷川拍戏很少化妆，是圈里出了名的素颜男神。他五官精致，即使不带妆也有张上镜脸，还是张很英俊的上镜脸。

于是，姜宛也没给他擦粉底，做了基本保湿后，直接扫散粉定妆。仅仅一步就搞定底妆。

姜宛能感觉到傅廷川在看她，她一直暗暗提醒自己：要淡定，要专业，不能手抖，千万不能丢人。

与此同时，傅廷川的视线落到她胸口的工作牌上。

“你名字第二个字念 tiǎo 还是 yáo？”他冷不丁问。

姜宛有些讶异，很少有人知道“宛”还有个读音同“瑶”。

“第一个发音。”

“嗯。”

再无下文。

姜宛却暗自得意，她的偶像，果真和网上扒出来的一样，是个台词方面挑不出差错的男星。无论是语气，还是读音。

外加他本身的音色就特别好，高而不嘶，低而不浊，快而不乱，慢而不散。

所以，傅廷川饰演的角色极少需要后期找 CV 去配，大多都是自己配音，或者现场收音。据说他有时还会因为剧本里的病句，用词不当之类的，向编剧导演提意见。

姜宛抬高刷子，在他眼下比了下色。嗯，差不多了。

她说：“不给你上粉，我就遮个瑕，到时拍照的话，光一打会更好些，行吗？”

“嗯。”傅廷川平视正前方，神情漠然。

姜宛在他眼下简略画了个三角，又沿着泪沟多画一道，接着喷湿海绵，一点点地按压下去，抹匀那些遮瑕膏。

傅廷川又忍不住打量着姑娘的手。白嫩得几乎晃眼。

每片指甲都修剪得当，没什么长度，可能就超出指尖一丁点儿，端头被打磨得极其光滑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棱角感。

很温润，也很温柔。

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，这话大概不假。

“平常不留指甲？”大概是无聊，傅廷川又和她聊起天来。

“啊。”她瞄了眼自己的手指，“对啊，工作需要。”

傅廷川质疑：“我也见过一些化妆师留指甲。”

“是吗，”姜宛替他匀好遮瑕，抬手张开五指看了看，几片指甲确实低调得很，“这个……看个人吧，因为有时候上妆需要用到手指。我技术不精，很怕指甲留长了，不当心会戳到脸，弄得对方很不舒服。”

傅廷川挑眉：“技术不精？”

姜宛微窘，这个回答好像有点坑剧组，她飞快地替自己圆话：“也不是，就谦虚，算谦虚吧……”

“哦，我明白。”傅廷川很好心地给她台阶下。

姜宛回归正题：“傅先生，你唇色深，也盖一下吧，过会儿上个别的颜色的唇膏，气色会好一些。”

长期熬夜拍戏的原因，男人脸色有些苍白，尤其是他面无表情的时候，会显得更加肃穆冷清，像石膏精刻的天神像一般。

“天神像”忽然笑了：“我遇到的化妆师里，你话最多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化妆还带解说。”

“……”姜宛略有些汗颜，其实她对别的明星都不这样的，不说胸有成竹，也绝不会这样唯唯诺诺瞻前顾后。

“你就按自己的打算来，不用问我。”

“好。”

话落，姜宛立即刮了一点粉底状的遮瑕在指尖，点到傅廷川嘴唇上。

她这是习惯性动作，碰上去之后才反应过来！

这好像是男神的嘴唇……触感太温柔，以至于让人想马上缩回手。

日常工作中，姜宛经常会用到手指。在他们职业化妆师看来，这只是很寻常也很好用的“上妆工具”。但今天放在傅廷川身上，好像有些不一样。

姜宛也说不上来有什么不一样。有些冒犯，也有点儿害羞。

有一点儿……像在用手指和他接吻……

但上去都上去了，她硬着头皮也要把遮瑕拍匀。于是，食指指腹就这么一点点轻轻地拍打，从唇心抹到嘴角……

中途，姜宛好像瞥见傅廷川略微皱起了眉。她定睛确认了下，还真是。

难道男神有洁癖，反感别人用手碰他？她触电般松开手，解释道：“傅先生，我手挺干净的，别担心……”

刚刚你也看到我有好好洗手的，她在心里这样补充。

“没事。”傅廷川那种不自在的脸色即刻消散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他很快又说：“不关你的事，你继续。”

“哦，好。”心中大石头落地。

但姜宛也不敢再用手指给他上唇膏了，老老实实换上唇刷。

没过多久，傅廷川的助理进来了。

“好了吗？我们的天然帅也要耗这么久啊？”

“差不多了。”姜宛在思考要不要打阴影，傅廷川本人比在电视上看到的要瘦，脸颊如刀刻般。

算了，还是不要了，不然粉丝们看到定妆照又得心疼。

她微微屈腿，放低上身，端详了傅廷川一会儿，断言：“可以了。”

助理闻言走近，见傅廷川闭着眼，不解地问：“他睡着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怕吵到男神，姜宛低声回答说，“可能在闭目养神。”

男人垂下的睫羽长得逆天，像两把小刷子一样。

“没睡，走吧。”傅廷川霍地睁开眼，从椅子上站起来。

也没道别，抬腿就走。

姜宛望着他的背影，满眼的不真实感，像是做了一场梦。

去影棚的路上，徐助理跟在傅廷川身后，阴阳怪气地问：“你又犯病了？”

“你才犯病了。”傅廷川回头，作势要捣他一拳。

徐助赶紧避开：“那你闭着眼干吗呢，我一看你在那儿装睡，心想，不好了，估计又变态了。”

傅廷川懒得搭理他。

助理摸了摸下巴：“不过那化妆师的手是真好看，对吧。”

傅廷川没回话，自顾自地走，跟没听见一样。

“真硬了？”

“滚。”

傅廷川和童静年在影棚拍定妆照，剧组所有人都跑去围观了。

男人为看童静年，女人花痴傅廷川。姜寃混在她们造型组的一大帮小丫头里头，默默掏出了手机。

“太帅了好帅啊！我要死啦！”

“你别挤我！”

“你这张拍得好，过会儿微信上传给我啊。”

女孩们窃窃私语，那种要命的兴奋劲儿根本盖不住。

直到佟导扯着大嗓门对着这边呵斥了句：“拍就安安静静拍！吵什么吵！谁敢把定妆照提前流出去我就揍谁！”

年轻的后辈们才噤若寒蝉。

在白色幕布前凹造型的傅廷川望向台下，大约觉得这一幕颇为好笑，不由得扬起嘴角。

“咔嚓！”

姜寃刚好抓拍下这一张。

她飞快地放低手机，敛目偷窥刚刚那一下的成果。

不算多年轻的男人身穿绿色襯衫，体态修长，面颊明亮。他的眉眼深邃，鼻梁挺拔，不自觉的笑容有种年岁积淀的沉稳韵致，绝不会让人联想到“随便”“轻佻”之类的字眼。

积石如玉，列松如翠。郎艳独绝，世无其二。大概形容的就是这一刻。

姜寃想起十二年前，自己还在上初三，有一回晚自习回家后，妈妈在客厅看电视。她跑厨房倒了杯水，一边咕咚咕咚往喉咙里灌，一边装作不在意地倚到沙发上，蹭电视。

那会儿课业繁忙，只能找着机会苦中作乐。